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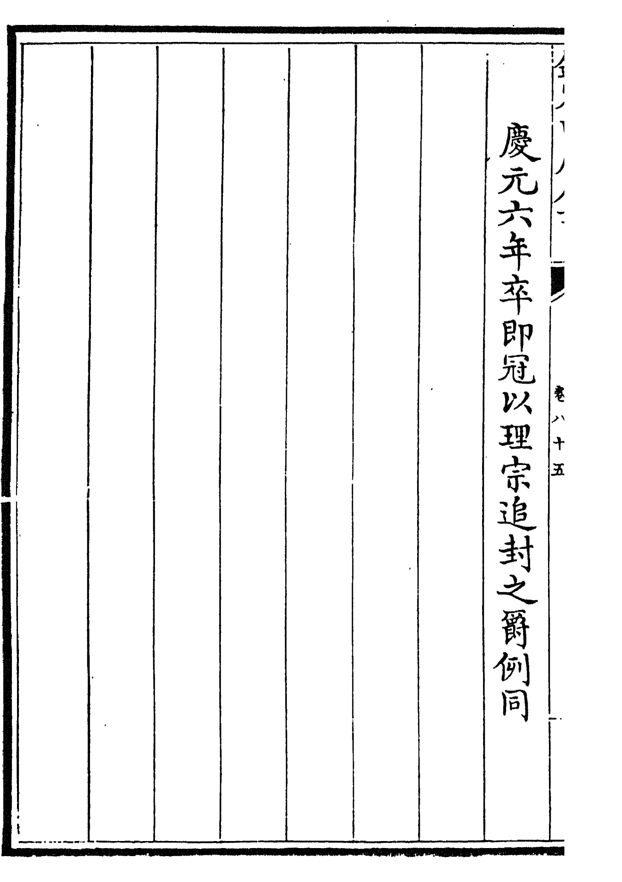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施華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〇止丁巳宋神宗熙寧十年 凡十四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英神以來周程諸儒倡明絕學而當時未究其用位不稱徳兹於其卒年即冠以追封之爵併其遺行載入公侯格中其弟子有學行著聞者亦及之以示表章正學之意後朱子以寧宗



慶元六年卒即冠以理宗追封之爵例同

宋

甲辰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

諱曙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仁宗立為皇子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春正月改元

夏五月太后還政於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潁王頊　封淮陽王二年進封潁王至三年再見

東陽王顥　初封安樂郡公進封祁國公至是進封東陽郡王至四年再見

遼

清寧十年

冬十一月定吏民衣服之制

詔求乾文閣所闕經籍命儒臣校讐

命南京三司每歲春秋以官錢饗將士

是歲南京西京大熟

附

夏

主李諒祚拱化二年

是歲諒祚遣使求復榷場於宋宋不許既而遣吳宗如宋賀即位宋令宗門見宗不從且欲佩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先是以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宴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頊為潁王王陶等為翊善記室增置宗室學官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

魏公韓琦

封魏公二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拜右僕射進封魏國公至神宗熙寧八年再見

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宗語不遜宜抑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宗又訴於宋押伴張覲宋詔宗還赴延州與宜辯宗度理屈不復置對宋詔諒祚

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昬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勑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已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詔日開經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減

懲約之秋出兵秦鳳涇原殺掠人畜以萬計宋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問諒祚諒祚遷延弗受

吐蕃

初賛普唃厮囉娶李立遵女生瞎氈及磨

暑盛寒摧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九月復武舉

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

氊角又娶喬氏生董氊李氏寵衰斥為尼於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唃厮囉不能制磨氊唃因撫有其衆宋仁宗寶元中磨氊唃死部

豈不震慴光曰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為樞密副使

吐蕃木征以河州內附

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响厮囉瞎氊居龕谷卒瞎氊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氊與母喬氏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日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

又增置此員兵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之權仍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乙巳

治平二年

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以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王疇卒

三月行明天歷　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

鄭公富弼

為樞密使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至神

咸雍元年

春正月文武百僚上尊號改元大赦

冊梁王濬為皇太子

詔諸道正旦重五冬至別表賀宮

冬十二月以遼王耶律仁先為南京留

夏

夏主李諒祚拱化三年

遣使致貢於契丹

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至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附於宋

吐蕃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自有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

宗熙寧五年再見

守徙封晉

替普唃廝囉卒子董氊嗣宋以為保順節度使檢校司空

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
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
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
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
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
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
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
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於是
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按議上中
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
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
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
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

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五月以陳旭為樞密副使

詔皇子及宗室卑屬勿授師傅官　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為子為父師於義未安故有是詔

秋七月富弼張昪罷　嘉祐中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耶或以

答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户部尚書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事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遠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勿蹈舞司馬光亦言昇忠謹清直請留於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彦博為樞密使吕公弼為副使

彦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彦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

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賛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改判永興軍遂召爲樞密使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宫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没下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官府民

居獲没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中陞為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宫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官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詧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丙午

治平三年
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　韓琦求去鎮草批荅引周公不之眘為辭帝不

潁王頊
進封三年立為皇太

咸雍二年
春正月復改國號曰遼

夏
夏主李諒祚拱化四

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修修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修為之也

溫州火　焚官民居萬四千間死者五十人

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於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

子明年即位是為神宗

濮公宗樸　初封岐公至是建濮王園廟封濮國公奉濮王祀明年再見

冬十二月以楊績為南院樞密使　主以績舊臣特召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主曰方今羣臣忠直惟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愈濟天下陛下分明天下幸甚既而累表告歸不許

封趙王

年

夏諒祚引兵掠宋秦鳳涇原進攻大順城為宋環慶經畧使蔡挺所敗宋遣使責以違約數寇諒祚獻方物謝罪

回鶻　是歲入貢於遼

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請明詔中外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

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

三月彗星見西方　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孛於畢如月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　逵少隷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

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為天下所稱則可遠黜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鈔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衣銀甲氊帽督戰挺先遣强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

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

詔宰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入乃試

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

冬十月以郭逵為陜西四路宣撫使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

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潁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

治平四年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詔改明年元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吳奎為樞密副使

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

二月立皇后向氏　后太尉敏中之曾

岐王顥

封東陽王四年神宗即位進封昌王尋徙岐至神宗元豐三年

咸雍三年

春正月宋遣使來告英宗之喪詔右護衛太保蕭托卜嘉等弔祭

夏五月宋遣使來報即位主命蕭特古

夏

夏主李諒祚拱化五年

春正月宋英宗崩神宗遣使賜

孫定國昭後經之女帝為潁王時再見納馬至是冊為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　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為令

三月歐陽修罷　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修議為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於修誣修以帷薄不根之謗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除

高密王頵　初封鄂國公神宗即位進封樂安郡王尋徙高密至神宗熙寧四年再見

襄陽王允良

斯等往賀

秋九月詔給諸路囚糧

遺詔仍許復和市會宋青澗守將种諤來襲綏州執監軍嵬名山取綏州諒祚乃誘宋保安軍楊定等殺之未幾諒祚卒謚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子秉常立秉常時年七

思永知黄州之竒監道州酒稅修因
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以吳奎叅知政事 奎入朝進治說三
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
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
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
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聦明聖人
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
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
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
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
文學何辭馬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
帝曰如兩漢制詰可也且卿能進士
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
職

初封華原郡王改襄陽歷五節度以太保中書令卒贈定王謚榮易允良好酣寢以日為夜反易明晦故謚之

榮公承亮

初封昌國公神宗即

歲母梁太后攝政

吐蕃

時宋神宗即位加董氊太傅董氊遣使入貢

交阯

李日尊宋仁宗至和末封交阯郡王至是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才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年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為跋扈琦

位改封榮至神宗熙寧三年再見

濮陽王宗樸

封濮公二年神宗即位進封濮陽郡王至神宗熙寧十年再見

神宗即位加日尊同平章事進封南平王

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為過言詔陶與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天下至今稱為至闇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罷知青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於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秋八月葬英宗皇帝於永厚陵

京師地震

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

中韓琦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荅琦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吳奎陳升之罷　升之舊名旭避帝嫌名以字行

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
政事韓絳邵亢為樞密副使　抃自
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
刑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
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
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
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
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
有未便者必密啟聞帝嘉其忠恒褒
答之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
平罷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
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
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
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

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

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　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来降情偽未可知戒諤勿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

南得首領二百户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訖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竄种諤於隨州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誘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禼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

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朴許乃下吏貶其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郭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喜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既而諒祚卒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崇貴等至言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

戊申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

初名仲鍼後改名頊英宗長子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

春正月甲戌朔日食　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為少耶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安定王從式

燕王德芳孫初襲父從愿舒公爵是年進封安定郡王至四年再見

衍聖公孔若蒙

咸雍四年

春正月夏國王李諒祚子秉常遣使告哀即命使如夏國弔祭　夏六月西北路雨穀方三十里　冬十月冊李秉常為夏國王

夏

夏主李秉常乾道元年

春遣使告哀於宋遼　宋遣劉航等冊秉常為夏國主遼冊為夏國王秉常遣使如宋謝封冊亦貢方物於遼

趙槩罷　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以老求罷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省閲所進文書於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一日講席羣臣退

文宣王裔詔襲封衍聖公

占城

國王楊卜尸利律陁般摩提婆遣使入貢於宋

帝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五月禮官用唐故事請上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　呂公著上言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

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

六月河決恩冀瀛州

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

京師地震　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

八月復行崇天歷　以月食不效詔歷官雜候星晷重造新歷至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歷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官

九月初封太祖曽孫從式為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

天下於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别為天子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冬

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

	己酉
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十二月邵亢罷	熙寧二年 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扶以進且命勿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附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
	東平王允弼 初封北海王英宗治平中徙封東平至是以丁母憂悲痛不勝
	咸雍五年 秋九月準布達爾罕叛以耶律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討平之　仁先出師主命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堠扼敵要懷柔服從庶事整飭擊達爾罕大破
	夏 夏主李秉常乾道二年 春侵宋秦州破劉溝堡殺守將氾愿死傷者不可勝

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黙然至日旲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獨在道閣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説以揺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異同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憸得志又令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説於陛下

喪卒追封相王謚孝定于宗續宗景

魯公曾公亮

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國公至帝元豐元年再見

之北邊遂安

冬十一月五國部阿里部叛命蕭討之十二月五國來降　蘇色為右伊勒希巴主命討阿里部蘇色降之率其首長入朝以功徙北院林牙

討既而來常遣使進誓表於宋仍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宋帝答詔來常復遣罔萌訛至宋言欲先得綏州宋不許

交阯

南平王李日尊遣使

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

於宋表言占城國久闕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宋以使臣郭士安為六宅副使陶宗元為內殿崇班未幾日尊自稱帝追尊祖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建元

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麤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輿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輿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

寶家又欧
神武

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吕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簡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

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也至是雍言果驗

夏人寇秦州

夏四月河決地震

旱

叅知政事唐介卒　介簡伉敢言居政

府數與王安石爭辨而安石強解帝主其説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諡質肅

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　初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於陜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假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説請以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罷知開封府滕甫　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辨色易位者朋黨汩

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嘗與安石言不相能會議新法安石恐甫沮之出知鄆州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賦稅科率徭役利害

置賣鹽場於永興軍罷通商法　官自

蠲之從薛向之請也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　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而出之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心腹之疾顧

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悦其才辨久而倚毗大姦得路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稱其鯁直　王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已乃白用公弼弟公著為中丞以偪之公弼果力求去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則不為邪説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聚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行於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軾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

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責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麤全甲兵麤修糧儲麤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麤對曰麤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陛下且無留意邊功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之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

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安石乃以富國强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急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

鍾何加馮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窮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用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

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約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定謀殺傷首原法敕判刑部劉述等六人　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

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顗上疏言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願早罷逐於是安石奏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貶昌齡通判蘄州述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貶通判復州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求遺利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

石恐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為
河南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

蘇轍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農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説書 王安石薦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

不關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黙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

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臣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户況縣

官督責之成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陜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

冬十月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

弼亦黠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皆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醇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城綏州　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遠命機宜文字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萌訛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十
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

亦惠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為助

頒農田水利約束　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

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五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

新法而遣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顯之言皆不行

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為忠正節度副使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逮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為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於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

而無效者

增置宮觀官　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閒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不限員

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

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時帝將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遂有是擢一日見王安石安石語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

庚戌

熙寧三年

春正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方平尋以憂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陛

魏公宗惠

魏王元佐孫平陽王允升子時詔封宗室

咸雍六年

夏五月立賢良科令應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主御永安殿放進士趙

夏

夏主李秉常天賜禮盛國慶元年

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恤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

秦晉蔡魏燕陳越七王後為公以宗悳襲封魏國公尋以旁支紹終武昌節度觀察留後江夏郡王贈鄆王

魏公宗立

魏王元佐庶長孫宗悳

廷睦等百三十八人

六月以將哩袞耶律伯為中京留守秋八月伯卒追封遼西郡王

冬十月五國部長來朝

夏五月秉常以衆十萬築閙訛堡宋知復州李復圭遣裨將李信劉甫等出戰秉常敗之復圭自引兵襲金湯殺老幼一二百人而去

秋八月秉常大舉入環慶攻宋

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

公允言子時詔宗惠襲封魏國公中書言宗惠不應封乃以宗立嗣終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南康郡王子仲來嗣

秦公承亮

封榮公四年改封秦

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軍次榆林遊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殺宋鈐轄郭慶等

堅以琦奏付條例司令曽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為助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

國公奉秦王廷美祀明年再見

越公世清

越王德昭曽孫楚公守巽子初以本官之長封申公至是襲封越國公明年再見

曾公宗肅

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裨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散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

魯王元份孫信安王允寧子嗣封魯國公至帝元豐五年再見

陳公仲郃

陳王元傑孫初襲父宗望高密公爵至是封陳國公終陳州觀察使謚良僖子士闕

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嗣光辭收還勅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職許之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

蔡公宗達

平陽王允升子嗣蔡王元偁之子允則後襲封蔡國公終武信軍留後贈高密郡王子仲約嗣

祖宗以媚時君而黜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黜之

置刑法科　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為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不試人不以為榮乃詔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　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

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指為周官泉府之法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奏詔反覆貶之

夏

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

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貶之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辯自用違衆罔民順非文過慢非宗廟社稷之福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恵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興利謀先與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用以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

大臣皆以剥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先是定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監察御史裏行敏求頌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寘憲臺隳紊法制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

為服定自辨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為令　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於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

常以謝景溫為侍御史知雜事　顥
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
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
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蔽正者乎
正使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
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帝
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
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戩與
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
覺呂公著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
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
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
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
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
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

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李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顥言既不行而戩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為京西路提刑顥固辭乃改簽書鎮寧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温為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

言修條例未畢且臣嘗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間奏事今絳在家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惠卿掌之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於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罷通判真州

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　壽昌父巽守

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秋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為樞密副使　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

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中丞言薛向總判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以為樞密副使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當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

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
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
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
分行營幹於外而富國之功茫如捕
風汴水濁流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
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
淤三歲而滿矣自古役人必用鄉戶
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
天下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
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
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乎
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孔羊之說
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
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
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
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

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
與貧臣願陛下崇道德而厚風俗不
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專
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升遐之
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
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
以知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
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
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
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
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言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
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
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將
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
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

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臣恐自玆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

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勅得以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

王安石常欲置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於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

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耶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恊心濟治乎庠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蘇軾嘗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

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
策賢良方正之士煕台州司戶參軍孔
文仲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
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
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
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
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
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
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
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孔文仲策凡
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
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
罷文仲還故官呂陶亦止授通判蜀
州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上曰王

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冬十月陳升之罷　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卧家逾十旬乃出遭母喪去位

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舒州　師中力言王韶平戎之策不便故貶初師中仕州縣郎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

貴其先識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仲文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欲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捃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

之姦任老成為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計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

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罷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於禁旅監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猶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

客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絶鄰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户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别為保置牌以書其户數姓名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户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

帝悟內足下戶得免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珪爲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歎帝閱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

行募役法 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用其錢募人代役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

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益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辛亥

熙寧四年

春正月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遂城囉兀　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指置乖方選蕃兵為七軍復以种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横山乃帥師襲夏人於囉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呂公著言諤稔邊患不

嘉王顥　徙封[illegible]王五年進封嘉王至帝元豐三年再見

樂平王承

咸雍七年

春三月以討五國功進羣臣爵有差　秋七月遣使按問五京因罷獵禁屠殺　冬十月令百官廷議軍國事　十二月以耶律呼都克

夏

夏主李秉常天賜禮盛國慶二年

春宋鄜延鈐轄种諤帥師襲囉兀因城之

便宜戒之弗聽已而辭言謗入夏之
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罷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絶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罷之以爲河北京東西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詔從之
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王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人材致不如古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

亮
襄封吞閔
公二年卒
順樂平郡
王踰恭靜
子克愉嗣
克愉卒子
叔才嗣
安定王從
式
進封五年
卒追封榮

知北樞密使事以
蕭惟信爲南府宰
相
是歲春州斗粟六錢

併聯永樂
川及撫寧
故城等六
砦未幾夏
常攻順寧
砦大敗宋
兵盡取种
諤所築諸
堡進取撫
寧宋詔諤
棄囉兀城
兼常尋遣
使致貢於
宋且以二
砦易綏州
乞如舊約

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擬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特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二千為期集費

三月夏人陷撫寧諸城詔安置种諤於潭州韓絳免　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

王諡安僖子世恩襲楚國公爵奉楚王德芳祀

會稽王世清

封越公二年進封會稽郡王至帝元豐六年而兒

宋不許

高麗

國王王徽詢之孫也先是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宋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真招接通好徽乃因真還移

陂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罷兀兵勢尚完誼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没者千餘人詔棄罷兀城治誼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諤坐興師敗衂 罷知鄜州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税至是役上書言青苗

安定王世準

越王德昭曾孫肹安定王從式卒以世準襲封至哲宗紹聖四年再見

崇義公柴詠

牒稱乞願備禮朝貢拯以聞宋朝廷議者謂可結以謀遼命拯諭意徼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宋待之如夏國使

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浚漳河　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

封十八年詠致仕詔以其子若訥襲封

層檀

國在南海傍瀕距海二十里王名亞美離亞眉蘭博國五百年十世矣至是始入貢於宋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

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以鄭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於是安石力薦於帝遂召對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

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跛躄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罷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

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徐安石對曰日力可惜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用維為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乞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

明日綰以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宫舊人當留輔政綰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汚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

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譎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謁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

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　初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

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帝問從學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力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且劾繪

執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昏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

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仍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欺未入反側之兵未安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

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諤勢監衡州鹽倉琛亦落職譴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故安石用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版鬻於市遂傳達於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

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尊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

眥遣其衆隨部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九月鬻坊場河渡祠廟

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為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蓋指安石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

苗錢安石遊吏詰之恍曰青苗之法
願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蘇軾
稱恍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
以為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
七品以上子孫應廕者為之太學生
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
為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
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至
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
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
廡廣太學增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
講一經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
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
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
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

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壬子

熙寧五年

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二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　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諭智深險在位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傳達禁中帝聞而愍之故有是命

三月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

韓公富弼

封鄭公八年以司空致仕進封韓國公至帝元豐六年再見

咸雍八年

夏五月晉王裕越耶律仁先卒　仁先魁偉秀爽有智畧咸雍初為南京留守恤孤惸禁姦慝宋聞風震服論者以為裕越休格之後一人而已

夏

夏主李秉常天賜禮盛國慶二年

交阯

南平王李日尊卒子

那顧歸洛養疾許之遂授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

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封北府宰相楊績為趙王

秋八月混同王海古勒卒

冬十月大雪　詔許民樵採禁地賜延昌宮貧戶錢

十二月封耶律仲禧為韓國公

乾德嗣遣使告哀於宋宋遣使弔贈

吐蕃

初木征以河州附於宋至是宋知通遠軍王韶擊蕃酋抹耳等族破之木征渡河救抹耳為韶所敗

初試然其不成文理者餘令罷試累
罷試不中者亦量材推用
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
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
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
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
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
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
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
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
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三等以上十
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保
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
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先是樞密都
承旨李評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

梅山峒
峒蠻蘇氏
擯不通中
國至是宋
湖北察訪
使章惇招
降之築武
陽及開峽
二城置安
化縣隸邵
州

高麗
遣使入貢
於遼遼賜

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共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乙亥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吕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固令就職

秋閏七月以章惇爲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内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

佛經一藏

占城

遣使入貢於宋

下溪州

先是蠻酋知下溪州刺史彭仕義爲其子師綵所弒師綵兄師晏攻殺之納誓表於

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秦鳳駐泊都監張守約捕名古渭砦為軍以根本隴右韶從之遂建為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圖武勝韶引兵築乞神平堡而蕃酋抹耳水巴等族入寇韶率兵度竹牛嶺過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水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抹邦山知順德軍景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抹耳於南甲一擊木征於鞏令城韶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賊迎戰敗還追至其城首領瞎藥棄城遁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既而木征亦敗於鞏令城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

來宋宋命師晏襲州事至是以馮皮白峒地歸宋宋詔進師晏為刺史

來暫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
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
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
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
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言由是
能進討敗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　是歲有
詔求修所撰五代史而修卒矣修天
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與人盡言無
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
爲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
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
非詰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
卑弱修游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
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
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謚文

忠

貶唐坰為潮州別駕　坰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為崇文校書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出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怨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前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

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埛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曽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彦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琛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埛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故貶

頒方田均税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税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

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

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先自京東
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少華山崩　其下地裂陷居民數
百户
冬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畧安撫
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
軍升鎮洮軍為熙州以韶為經畧安
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
能復也
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
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使

癸丑

熙寧六年
春二月王韶克河州
以沈起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

汝南伯周
敦頤

咸雍九年

夏
夏主李秉
常天賜禮

邊功知邕州蕭注書言兵乃上疏言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詒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阯始貳

三月置經義局　訓詩書周禮義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先是司天奏是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王安石等進賀以為聖德所感乙御

知南康軍卒寧宗嘉定中賜謚元公理宗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二壽燾

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

盛國廢三年遣使入貢於遼

高麗

國王王徽遣使如宋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闕宋從之

吐蕃

時宋知通遠軍王韶

殿復膳從之

文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獘爾安石知為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為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

攻木征之河州克之獲木征妻子木戩木征乘間復據河州為韶所破木征走於是岷宕洮疊四州俱附於宋

交阯

是歲宋封李乾德為

置律學　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以范子淵提舉濬河司　河溢北京夏津帝語執政開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葬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黄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黄懷信以為可用

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顥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

交阯郡王

時宋知邕州蕭注言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宋以沈起知桂州

南江蠻

南江諸蠻自辰州達於長沙邵陽各有溪洞是歲蠻酋向永晤

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挽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大提舉河陂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五月以熊本爲梓夔察訪使　瀘夷叛

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梓夔得

發人頗此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溢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舒光銀各以地請宋湖北察訪使章惇降惇復討田氏元猛於懿州平之

以便宜措置諸兵事

六月置軍器監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爲匠師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内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敦頤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歷知南康軍年五十

乜丙卒

大蝗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凡武舉試義策於秘閣武藝於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於廷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宕洮疊四城帝御殿受賀　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

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阿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陿隘舍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於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降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

司估物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横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

氏有元猛者頗桀驁㝉遣左侍禁李
資招諭之被殺因進兵破懿州南江
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
治所後城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
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

行折二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
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
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
其害請詰問安石與累朝令典一旦
削兩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
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
並通行

甲寅

熙寧七年

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　本書通判
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

永公俊

皇子始封
尋卒徽宗

咸雍十年

春二月遣林牙蕭禧
如宋議疆事宋遣

夏

夏主李秉
常天賜禮

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衆之瀘州其徒股栗願效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木遣大將王宣等進討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木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寳善馬酬之官於是淯井長寧爲蠻離氏國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木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别將戰於踏白城敗死三月木征寇岷州刺史高遵裕擊走之

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

時追封唐王諡哀獻

燕公宗保

平陽王允升子嗣昭成太子元偁爲孫初襲封燕國公至是卒贈新平郡王諡恭靜子仲恕仲糾仲恕嗣封燕公仲糾好學能

太常少卿劉忱來報主命樞密副使蕭素與忱會議於代州境上

御永安殿策賢良

十二月改明年元大赦

盛國慶四年

女直

女直部節度使烏古迺卒子劾里鉢嗣初女直自始祖函普居完顏部傳五世至烏古迺稍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聶節度使

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遼遣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䘏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刱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

詩事親居丧以孝聞

於乙門叛遼爲古迺裴而擒之獻於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直部節度使始有官制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猶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

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擴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彊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菫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石所奬拔感其知已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

功行次來流水疾作而還卒後追謚忠桓皇帝廟號景祖

吐蕃

木征屢爲宋知通遠軍王韶所敗會部入朝邈川首領董氊別將青宜結鬼章復擾

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具疏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河州屬蕃叛宋知河州景思立於踏白城救之木征勢復熾遂使岷州宋刺史高遵裕護將包自逆擊木征走未幾木征復圍河州韶自汴還擊降之遂赴汴京宋以木

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輔臣
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
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
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
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
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
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
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
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木征
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盛韶自京師還
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
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
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
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
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

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瀘州蠻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自黔恭以西至涪瀘嘉敘自嶲又析而東南至威茂黎雅被邊十餘郡剛夷

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拔絶板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為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

惡獠殆千萬計其在荆楚交廣之間者則為溪峒蠻云有滴水夷者本宋羈縻十州五峒蠻酋蠻王子得蓋居其地宋慶歷中即其地建姚州以得蓋為刺史得蓋死其

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

子竊號羅氏鬼主鬼主死子僕射襲其號寖弱爲蠻有二首領曰晏子曰斧望箇恕皆僕射諸部也二首浸彊大因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謀侵宋邊

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改

初榷蜀茶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刱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户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

宋命熊本經制之本將兵進討夷兵大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夷皆附於宋熊本以二酋桀黠遣使招納晏子箇恕從之願入貢受命於宋晏子尋死宋以箇恕知歸徠

幹當公事以自輔

五月罷制科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挑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嘉問挑舉市易違以莢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謀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識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

州以其子乞弟為夷部巡檢

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嘉問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

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
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
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
準以便民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
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覈定其制布
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
天下今市易之為厲駸駸乎間架除
陌之事矣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
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
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
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
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
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
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作渾儀浮漏成　時日官皆市井

庸服法象圖器與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歷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歷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為五至是渾儀浮漏成以括為右正言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

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斂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九月三司火　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為姦也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

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一十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乙卯

熙寧八年

春正月癸挺罷

竄鄭俠於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於田里　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為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於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

魏公韓琦封十二年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卒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後追封魏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　琦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

大康元年

春三月主以蕭素與宋議疆事久不決復命蕭禧執圖書以往指分水嶺為界乃還

夏閏四月皇孫延禧生

六月詔皇太子總領朝政

以武定軍節度使趙徽為南府宰相　徽歷治煩劇有能名

以楊遵勗參知政事

夏

夏主李秉常天賜禮盛國慶五年

交阯

交阯王李乾德以宋知桂州劉彝治戈船來取安南表疏於宋為彝所遏絕不得達

助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琛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奉禮郎舒亶往捕遇於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判檢院丁諷鹽鐵副使王堯臣等皆得罪俠至英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

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琦天資忠孝識量英偉相三朝立二帝論大事決大疑以安社稷巍然山立辭氣雍容不見有憂喜之色折節下士進拔人才如

遵勗前為樞密乾德乃分副使簿書填委遵兵三道侵勗一目五行俱下宋欽廉二剖決如流數奏詳州陷之殺敏主嘉之故有是士丁八千命人露布言

冬十一月皇后蕭氏中國作青被誣賜死蕭氏留助役之姿容冠絕工詩善法窮困生談論好音樂立為民今出兵后生太子濬時兆拯之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

渝州獠古板楢七姓蠻唐南

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戒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泰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祕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獘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恐不及公諭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而未嘗以官職私其所親故得人爲多爲相十年輕財好施家無餘貲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篆其首

通伊遜以聞詔伊遜劾狀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懿

十二月賜張孝傑國姓

平獠也其地西南接爲蠻昆明哥蠻播州部族數十居之宋治平中熟夷李光吉等三族據其地漸爲邊患熙寧初求轉運使孫固遣兵馬使禍儀以禍福開諭因進兵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恐之時韓絳獨處中書事多稽留不决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遼蕭素會於大黃平三議不能決屬初措尉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嶺意至時可以因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國書

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丘基秀公陳升之為樞密使出為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封秀國公至帝元豐二

復賓化砦及平蕩三族以賓化砦為隆化縣隸涪州建榮懿扶撥二砦其外銅佛壩者隸渝州南川縣以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捍把才進死部族無所統孫人木斗

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黄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厖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年再見

數盜宋遷宋命熊本討平之建南平軍於銅佛垻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隸焉

瀘州蠻

瀘州烏蠻首領斧望箇恕為宋歸徠州刺史是歲渝州獠寇宋

夏四月以吳充為樞密使

閏月陳升之罷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於學官

安石等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為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云

南川豫酋阿訛率衆來奔宋熊本撫簡怨斬阿訛簡怨匿之不殺阿訛桀黠習知宋邊境虛實德簡怨為伺邊隙會簡怨老厭兵以事屬子乞弟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

韓絳免　先是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

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收佐用之絳執不可議於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為逐佐至是以疾求罷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司亦罷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彊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彗出軫

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悦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

從之鄭絪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録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十一月交阯大舉入冦陷欽廉州　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曾沇起坐邊誣罷以知處州劉彞代之彞至奏罷正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弋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冦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

陷欽康二州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
而除其名

熊本擊渝州獠降之置南平軍　渝州
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
銅佛壩破其衆木斗舉秦州地五百
里來歸為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為南
平軍詔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安石
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
趣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
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治之始安常
習故之辈交譁合譟或争於廷或謗
於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
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
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
樞密院事　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

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寛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罷直學士院陳襄　襄福州侯官人舉進士歷知仙居河陽縣留心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謗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入觀襄毀學舍以塞謗襄不從而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奇之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直學士院

丙辰 熙寧九年

帝嘗訪人才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摘其書詆小失黜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乙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大康二年

夏

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事蘇緘死之
交人圍邕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　惇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時誓下州之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　王安石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

春三月皇太后殂夏六月上謚曰仁懿皇后

葬仁懿皇后於慶陵

冊蕭氏為皇后　后耶律伊遜黨駙馬都尉錫默之妹時伊遜既謀害宣懿皇后因譽后於主選入掖庭立為皇后

封后父必哷哩為趙王叔額哩頁遂西郡王兄錫默柳城郡王

以楊道昜知南院樞

夏主李秉常大安元年

吐蕃

是年邈川首領董氊別將鬼章侵宋五年谷聚兵洮岷羌人新隸宋者相繼附鬼章

交阯

窮困生民怨草勅牓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禼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禼與憲議事不合帝因問禼孰可代憲禼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阯

吐蕃鬼章寇五年谷以种諤知岷州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

寇

交阯王李乾德攻陷宋邕州屠之宋遣郭逵趙禼來伐乾德以精兵迎戰於富良江大敗子洪真被殺乾德懼遣使奉表詣逵降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杌榔縣皆

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罷鬻祠廟　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閼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官劉摯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敗能捍大患今若令

沒於宋

大理

大理國即唐南詔也是歲遣使貢方物於宋

下溪州

時宋章惇遣使招納諸蠻下溪州刺史彭

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神廟皆得罷鬻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詔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

師晏遂降於宋宋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師晏如汴京授禮賓副使

茂州夷

茂州諸部落盖塗靜當直時飛宕恭等九州蠻也蠻自推一人

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斃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逵敗交阯兵於富良江李乾德降　逵次長沙先遣將伐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

為州將治其衆而諸宋茂州受納東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宋初無城隍惟置鹿角自固蠻屢入寇是歲宋詔內副押班王中正將陝西兵援之入恭州宕州

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壊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等數州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劉彞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 時董氊將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内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衆蠻乃降遂城茂州

丁巳

熙寧十年

春二月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決澶州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盡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

濮陽王宗樸　進封十一年卒追封定王謚僖楙子仲佺終潤州觀察使

濮公宗誼　濮王允讓子時宗樸卒宗誼以次襲封明

大康三年

春二月東北路統軍使蕭罕嘉努尚父封吳王

夏四月知北院樞密使事蕭蘇色罷

秋八月吳王蕭罕嘉努卒

冬十一月耶律伊遜殺太子濬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南北院樞密使時伊遜擅政構害濬母宣懿皇后遂欲害濬會

夏　主李秉常大安二年

注輦　遣使入貢於宋

吐蕃　邈川首領董氊貢方物於宋宋改授董氊

頃遣使修閑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滋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邵雍卒

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十二月詔改明年元

年再見

均公傭

皇子始封至帝元豐五年再見

郿伯張載以同知太常禮院移疾歸而卒嘉定十二年賜謚明公淳祐元

護衛蕭和克知伊遜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毋故有憂色副點檢蕭錫沙謂伊遜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遜然之乃謀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扎拉誣告都宮使耶律薩剌及和克等謀廢立詔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伊遜復令蕭額

西平節度使時宋命邊臣招來吐蕃以董氊將鬼章為廓州刺史子阿里骨為松州刺史

三佛齊

國王遣使貢方物於宋宋以為保順慕化

年追封鄆伯從祀孔子廟庭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疏食與諸

都溫等誣首扎拉大將軍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伊遜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主信之遂命伊遜及耶律孝傑等鞫治薩喇等誣服皆殺之而幽濬於別室濬具陳枉狀謂耶律雅克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雅克伊遜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款伏主大怒乃廢濬為庶人徙於上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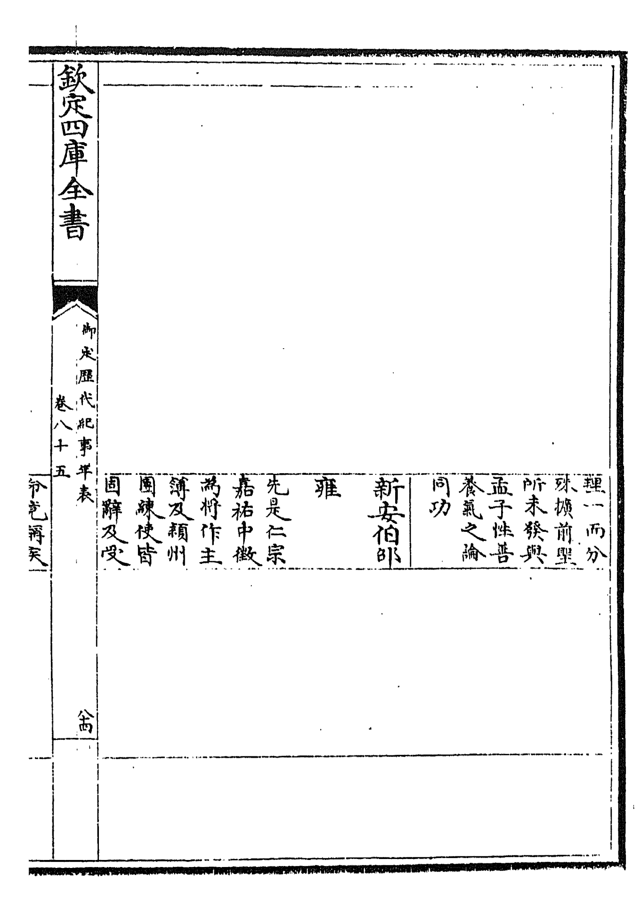
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

濬將出曰吾何罪至此蕭錫沙叱使登車命衛士闔其扉而去伊遜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嚕噶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詐云疾卒主命有司葬於龍門山伊遜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既而主知其冤悔恨無及追諡濬曰昭懷太子

閏十二月以蕭額哩

辨鬼神共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於世程頤言西銘明

頁知北院樞密使事



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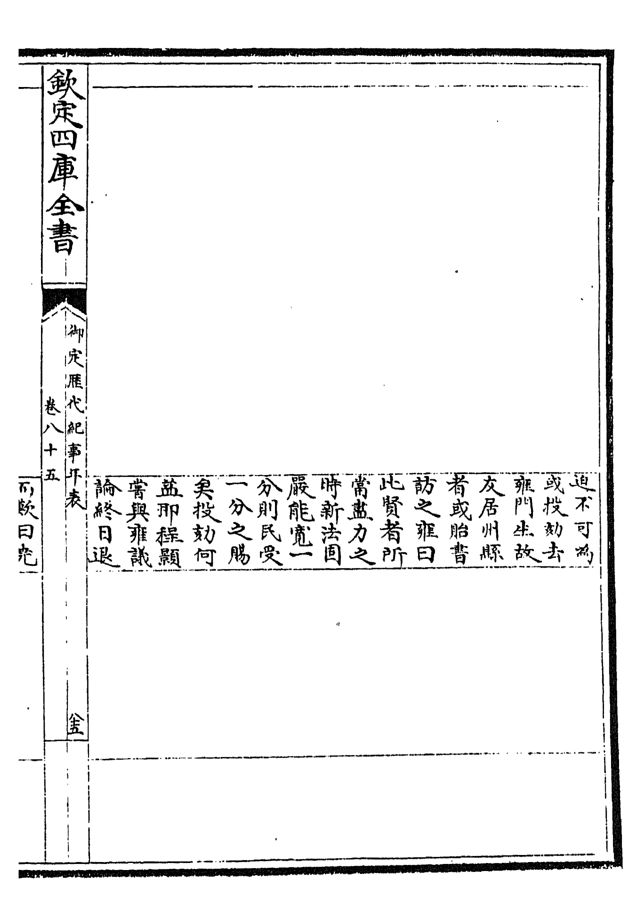
新安伯邵雍

先是仁宗嘉祐中徵為將作主簿及潁州團練使皆固辭及受

命乃稱疾

不之官至是卒贈秘書省校書郎諡康節度宗咸淳三年追封新安伯從祀孔子廟庭子伯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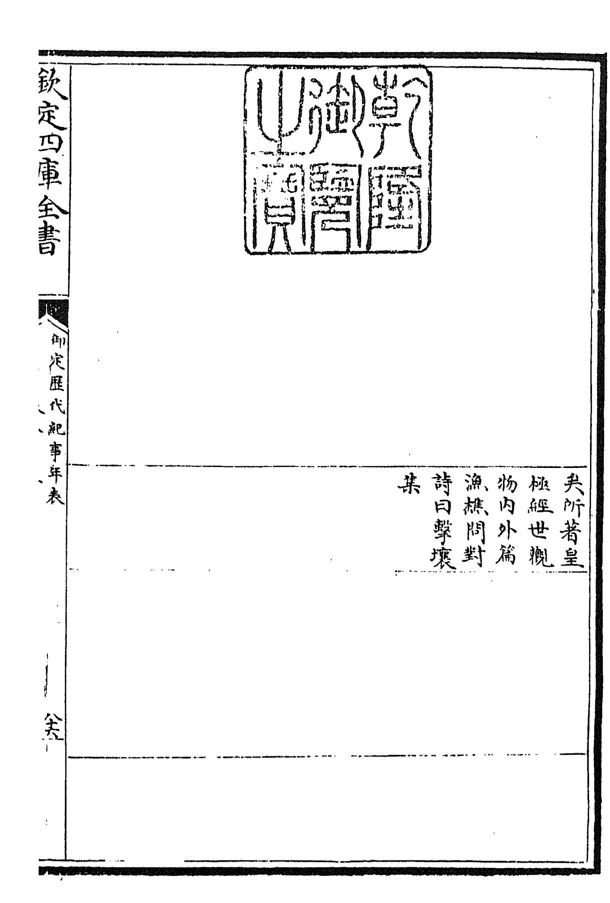
雍字堯夫天性高邁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



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稷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

而歎曰堯

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雖知慮絕人過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卒顥爲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



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擊壤集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五